

□散 文

映山红谢人美如花

高振中

刚与舜耕山烂漫的梅花合影，又被城区怒放的海棠花所陶醉。此时在网上看到了“金寨杜鹃岭赏杜鹃花一日游”。感慨于城市水泥森林的压抑，以及渴望亲近自然、摆脱浮躁的心愿，我和老伴决定出行，看看山、游游水，换换气、洗洗肺。

天公作美，出行顺利，导游尽责，司机行稳。更好的是，一车大多是同龄人，摆脱了一周五天带孩子的劳累，为自己放假、散散心。

说起映山红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影响，源于1974年上映的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里的歌曲：“夜半三更盼天明”。这部感人的电影和流畅抒情的歌，让人们如同歌中所唱：“若要盼得哟红军来，岭上开遍映山红。”映山红已是人们盼望的“春天”的标志。

一路春色扑来，到了山里，才感到春天的生命力是如此强烈。

上山的路两旁，满眼都是钻出土的竹笋，矮的只到脚面，高的已冲破云空，更多的是“欲与游人试比高”的竹笋，将风光留在你的手机里。

“快来看！什么花这么美！”有人惊呼。只见路边树上花团锦簇，开满了花瓣如雪、花蕊嫣红的花儿，笑脸一般随风摇曳。掉落在地上的花儿并不憔悴，依然温柔地奉献着春意。我信手拾几朵插在老伴的鬓发里，被路遇的几位

“资深美女”调侃，她们热情地为我们拍摄老来浪漫合影。她们还告诉我，这是油桐花。

暮春时节送春归的油桐花，仿佛舍不得春天离去，树上绽放、地面落花，相映成趣。我们一同望着远岭，那如云如雾的白色油桐花，与如火如荼的红色映山红，装点着群山的美妙。

到了主景区——金寨铁冲杜鹃岭，发现没有了广告里“登上山脊俯瞰，红涛翻涌、青山环抱”的美景。万亩映山红已过了盛花期，但依然有一些错过高潮的花儿开得精神抖擞，如同一个家族老幼相互照应，延续着花期，不负时令的期许。

年龄不饶人。我已经没有50年前20岁到黄山时与映山红邂逅的矫健身影。如今气喘吁吁爬上杜鹃岭，看着老老少少奋力登山，感悟到岁月如梭，白驹过隙，已是老骥伏枥。

下得山来，到了停车场，旁边值班的一群人穿着浅绿色马甲，上面印着“铁冲乡志愿者”，他们把凳子让出来，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休息。

这时有几个人慌慌张张找来：“我们同行的一个游客晕倒在山上，请帮我们救下来。”

“赶紧‘斗’！”志愿者们立即行动起来，有的拉开护栏，有的启动小

很快将体弱有病的患者接到停车场，送到旅游车里。

我对他们的热心帮助与高效工作表示敬佩，他们说这是应该的。几个人感慨，昨天夜里“斗”得更厉害：在深山里走散了四个人，向他们告急摸不到下山的路，他们找到夜里10点多，连饭也没顾上“斗”。好不容易把人救下来，善意提醒他们：“可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再‘活逗猴’了。”

山区里太阳一落山，月光远没有城市里浪漫，在树林阴影中伸手不见五指。而且手机信号不好，照片很难发出去，扫码付钱也磕磕巴巴。可见为了游客，他们不顾艰险“斗”得多么勇敢。

六安话里的“dou”，常写作“斗”或“逗”，是非常生动且含义丰富的万能动词。“赶紧‘斗’”是“抓紧干”；“饭也没顾上‘斗’”是“饭也没顾上吃”；“活逗猴”主要指“开玩笑”。一夜救人没发火，用“活逗猴”给游客减压，话里满是温度。

山里人厚道，语意蕴藏着深意，乡音诉说出情怀，令人感到亲切和自然。

其实，我们游客来杜鹃岭花季赏花，“dou”着玩，铁冲乡是不收费的，只是上下山的摆渡车收些费用。志愿者则放弃了假日休息，从早到晚，疲惫而又执着地为游览的人群服务着。

如此一来，自驾游、旅行团如潮水一般涌来，从铁冲乡志愿者戴的草帽编号看，要有近百人为这个花期无怨无悔地“斗”。他们中有刚入职的年轻人、身强体壮的中年人，还有已退休的老人，那一个个浅绿色的马甲，汇成一条耀动着生命力的脉络。

一位老乡一边招呼人流，一边乐呵呵地说：“我们金寨是红军摇篮、将军故乡，走出了59位新中国的将军，这山这岭都是红色根据地。”

看我钦佩的神情，他摘下草帽为我扇风，“过去我们是贫困县，扶贫干部帮我们甩掉了穷帽子。看着那么多

人开车来玩，我们打心里高兴。”他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山、那水、那车流与人流，有些感慨地说：“还有两年就退休了，做志愿者为大家帮帮忙，我还要一直‘斗’下去。”

花有四季。春绽放、夏成长，秋迎霜、冬雪藏。我们只是在花季时来“逗”，观赏花儿最美的的怒放。山里人却要同映山红一样，扎根山岭，年复一年地迎接你的到来。

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这次虽已过盛花期，但我并不遗憾，反而收获了更多的“花美”。那些辛苦劳作的山里人，就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，他们用热情和诚心，让游客欣赏了美景，也让自己成为最美的风景。

无人问津的地方，于那沟边埂上，于那杂树窝里，又生出一棵棵“鲜为人知”的槐树。

陌上有槐，香远益清，一到开花季节，人们又想起了槐树，想起香浓软糯的槐花饭。尤其近些年，吃够了精米细面的人们开始推崇野菜，槐花作为野菜中的上品而备受喜爱。于是人们循着味儿又找到了它们，攀树、扯枝、采花，一顿猛操作，一棵树便被扯得枝零花落。每每看到断枝横陈的槐树，我就特别心疼：“不能开花就好了，都是开花惹的祸！”但随即我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，只要有春天，就不能阻止一棵开花的树捧出花朵、孕育种子。那是作为树的成就，也是作为树的信仰。虽然它们因此会遭到攀折，但不管怎么攀折，都摘不尽那些青白与芬芳，它们总有办法将一部分种子交给风、交给鸟，然后播撒到土地上。

树和人一样，成长过程中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磨难、挫折、冷遇、不公，但总有一种树，总有一种人，能够默默忍受、默默复原、默默等待，待到春风骀荡时，再一次将一盅清香送出去，义无反顾。

东顾庄遗址上最深的那道沟坎里，几株老槐被采得只剩光秃枝桠，却在晨曦中勾出比往年更繁密的花芽轮廓——像所有被岁月折损过的事物，它们总在看不见的暗处，将伤口打磨成新的年轻。而随风远徙的种子，也早已萌出新的枝条，正将碎玉般的花瓣洒向人间的四月天。

立夏馨香万物秀

刘文勇

承格物致知的大志，以浩然正气深谋宏图大业，从而绘就准地山河璀璨光明的图卷。

立夏，是生命的歌。最后一缕春风远去，脚步以青葱般的眼神，迈着轻健豪爽的步伐，以轻盈爽润的姿态，悄然来到百花氤氲的准地。立夏如同温馨的使者，亲切地宣告，万物都在愉快而自由地生长。晨曦旭日初升，气息在草木上的小露珠里，在嫩绿的叶片儿上眨着眼，像少女挂在睫毛毛上的一滴晶莹透亮的玉珠。太阳温柔地亲吻着准地片片嫩绿的生命，露珠儿神似般化做雾凇，在碧草连天的绿色世界里缓缓升起，空气中的泥土与新绿的香气，染绿了初夏的芬芳。准地的山川田野，长势喜人的麦子，挺拔茁壮，微风拂动她的柔肢而婷婷地摇曳。起伏的麦浪，像对夏的到来虔诚而深情地歌唱。田边路旁的野花野草，肆意怒放悦愉的心曲，红的花粉的朵，斑斓峥嵘，雄浑野性而浩荡。在轻柔连天的阳光雨露滋养下，舒展着自由的身姿，散发着别具一格的旖旎魅力。淮河旁古城边，氤氲不张扬的垂柳，嫩绿的柳枝叶片随风飘舞，像少女长发，青丝垂落肩头，云朵般飘逸而炫彩。池塘水面上，星星点点的浮萍，飘飘荡荡啊荡；仙子似的睡莲，以美姿以典雅，尽情展放不同凡响而靓丽的美景。漂亮的小鸭子，以笨拙的游姿，在清清水波里尽情地扑腾玩耍，时而把头扎进水里，时而伸着嘴寻找食物。青蛙蹲在荷叶上的叫声，夏蝉儿在枝头上轻轻哼唱，各类昆虫歌喉的噪音，尽情地追逐着生命的梦想。

立夏，是成长的夏。立夏拉开了夏

的帷幕，温馨的阳光，热烈地拥抱淮河大地，金色的光芒浇灌着梦想的种子。准地田间，麦浪一浪高过一浪，像绿色的海洋，这是准地写给天空的诗行。株株灌浆的饱满麦穗，挺直腰身，好像在说：追逐丰产，是献给准地的梦想。粗壮的稻苗在泥土的怀抱中伸开根须，汲取着准地母亲的乳汁，好像诉说着未来的向往。那八公山的果园里，青涩的苹果，酥软的，在嫩绿的叶片儿上青绿间，极像羞盛的仙姑，她们借夏的暖风，充实着自己积蓄着力量，伸展生命的活力，以绽放真髓的甘甜。清静的小溪边，白杨树笔直的枝干与丫杈向上并肩靠拢，大大的叶片泛着淡青色美颜，威严坚韧倔强的形象，就像世界上最威严的哨兵。初夏里，满天飘舞着透明闪亮的柳絮，如翻飞零落的天鹅羽毛，一任南北飞扬。流淌在大街上，那随风而舞的绒毛，轻轻地扑向人面，落在脸颊上眉梢上眼角上，柳絮的飘飞轻舞，飞翔飘摇，就像浪漫而放飞的唐诗宋词。准河的天空，像蓝色闪光的宝石，温馨的阳光透过云层，斑驳的金牌，给准地披上金色的纱衣。小南风吹来，丝丝披披，带着立夏成长的消息。这充满生机的初夏，万物拔节，扎根沃土，使劲伸展枝条腰肢，追逐阳光，追逐风雨。万物都懂得，成长是漫长的旅程，需要勇气、需要坚持，在希望的立夏天空下，绽放着璀璨而斑斓的光芒。

立夏，是馨香的夏。初夏是准地清香的序章，准地儿女明净的笑脸，犹如花般绽放，拥抱着生活的清香与幸福。立夏，小南风携着花香的轻语，从春的余韵中走来。田野处处，露珠

在麦穗尖上闪烁，飘逸的青草香气，弥漫着广袤无垠的准地。树林翠绿的叶片，似少女裙摆的舞动。阳光抛洒金色的暖纱，温润着准地的清幽。青草的香，是准地温馨的诗。麦子香与草香，滋润着准人朴实的心田，沉醉着宁静而多姿的准地。古城街道两旁，槐花飘香，棵棵槐树枝头，挂满串串洁白灯盏，温馨的风拂过，槐花瓣如雪片般飘落，撒落于地，铺成柔软的花毯。槐花香的飘逸，带着泥土的香，散着阳光的暖。蔷薇爬满乡村人家的篱笆，红的红，白的白，婷婷怒放，花香四溢。朵朵鲜花，是初夏的诗，是准地的画，写满着青春的热烈与温柔。准地清香的花市，如同准人走进香水世界。准地的麦田，粗大麦穗，婷婷地摇曳，香甜的麦香，蜂蜜般醉人。八公山的果树，朵朵艳丽的花，素洁玉白，结成的果实，缀满枝头。五月的果园，充满着生机与诗意。梨花褪去繁茂，花瓣像被淡洒满地的雪。果树叶透过阳光，闪烁着晶莹光泽，承载着夏日微醺的生机。枝头的绿叶覆盖着绿豆般大小的梨果，青涩而充满希望，蓄满沉甸甸的生命力。初夏是清香之夏的起点，淮河儿女在初夏清香的季节里，极为细心地感受着夏的清香，让清香装满热爱时代的虔诚的心，让生活充满氤氲的诗意与幽雅的优秀。

立夏馨香，万物生长。淮河儿女把握精进的契机，抓住点滴时间，高效地读书学习，深入提升专业知识。并遵循“夏养心”原则，避免浮躁，坚持锻炼。无论身处何境，均以立夏当立志的心态，脚踏实地，砥砺前行。

□散 文

槐香阵阵思华年

代宜喜

我是一名70后，出生在淮河岸边一处僻静的小村庄，家中兄弟姊妹众多，日子虽简朴清苦，却也藏着独属于那个年代的纯粹与温暖。于我们这代人而言，童年没有电子产品的陪伴，没有琳琅满目的零食与玩具，却有着大自然慷慨的馈赠，而最刻入脑海的，便是每年春天里阵阵的槐香，那是嵌入在岁月里的乡愁，是我们70后共同的童年印记。

每到暮春时节，村里的众多槐树便褪去青涩，枝桠间缀满细碎的槐花骨朵，从嫩绿到莹白，像一串串藏在枝叶间的珍珠，风一吹，细碎的清香便漫过巷陌，飘进院落，勾得我们这些孩子心痒难耐。槐花，便是我们春日里最重要的“活儿”了，也是展示我们“绝技”的好机会。

我和小伙伴们学着大人的模样，找来长长的竹竿，小心翼翼地绑上竹梯，有的搬来老旧的木头梯子，有的叠起大小桌子，踮着脚尖、探着身子，屏住呼吸将竹竿伸到槐树枝头，轻轻一拧、一拉，嫩绿的花苞与雪白的花瓣便簌簌落下，我们连忙伸出衣襟接住，再手脚麻利地撸成一串，装进随身的簸箕里。因年纪尚小、技术生疏，小手被槐树枝上的尖刺扎破是常有的事，可碍于骨子里的倔强与好胜，谁也不肯吭声，怕被伙伴们取笑，更怕扫了摘槐花的兴致。不到半天工夫，一筐筐白花苞、香盈盈的槐花摆在眼前时，所有的苦累与疼痛都烟消云散，只剩下满心的欢喜与乐呵了。

压水井的清水潺潺流淌，将槐花反复轻轻冲洗干净，静静晾干，便是儿时最鲜

北头新旧事 人间百味尝

陈 琦

淮河（淮南）文化漫谈（第七季）征文

穿过东城市场，出北门，便进入了田家庵老北头。曾经，脚下鹅卵石铺成的路被岁月磨得发亮，两旁老屋紧挨着，墙面斑驳，窗户老旧，电线在屋檐下蛛网似地交错缠绕……这里，没有精致的网红装修，没有宽阔的街道，没有高楼大厦，却藏着最地道的淮南烟火气。徜徉老街，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扑面而来，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带着上世纪的印记和温度；脑海里，便会浮现出经年四季、人情冷暖的一个个故事。

国光照相馆，是老北头绕不开的记忆。它始建于解放前，由张春华、张春江、张春山三兄弟创办。那会儿，居民办身份证件所需的照片，就在这家照相馆拍。1982年5月21日正式工商登记为集体所有制，是淮南最早一批老牌国营照相馆之一。

历经八十载风雨历程，国光照相馆依旧守在街头。早年，橱窗里的照片总能引来路人驻足。4角钱一张黑白照，定格过无数人的青春与团圆——孩子的百日照、新人的结婚照、几代人的全家福、同学朋友的合影留念等，都从这里诞生，也成了几代淮南人共同的回忆。

记得八十年代，有一年，远在苏州的外公、外婆，想要一张我们的“合家福”。因为，大姐、二姐和我孩童时都在老人身边带养过。于是，我们全家6口人（父母亲和我们4姐弟），抽一个星期天，来到国光照相馆。衣服穿的是“正装”，父母亲坐在前排，我们姐弟四人站在后排。摄影师是一位年约50岁的男子，他“指挥”着我们站直，放松，笑一笑……一番“折腾”下来，我们反而愈发紧张。好不容易照完了，让三天后来取照片。三天后，我们依约而来，看到我们的“合家福”被置放于橱窗里了。我们不大接受被来往的市民看看去及议论，遂和照相馆负责人协商，请他将我们的照片撤下来。他说：“你们这张合家福拍得非常好，我们放在橱窗里展示的初衷，就是让人们分享幸福家庭的亲情和喜

美的春日珍馐。母亲总会趁着槐花的鲜香，拌上适量的面粉，或蒸或煎，亦或是当成馅料包成饺子，热气氤氲间，槐香与麦香交织在一起，弥漫整个厨房，那味道，是如今再多山珍海味也无法替代的纯粹与香甜。那些老槐树、白槐花，不仅承载着我们小伙伴嬉戏打闹的欢乐，更藏着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烟火温情，成为我们70后童年里最珍贵的回忆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如今，几十年光阴匆匆而过，我早已从懵懂孩童长成中年之人，也亲历着时代的变迁。可每到槐花绽放的时节，那似曾的模样从未改变，那些淡淡的清香依旧萦绕鼻尖，树下伙伴们的嬉闹声、母亲在厨房的忙碌声，偶尔再现在梦乡，仿佛就在昨天。槐花平凡而朴素，不与百花争艳，却用最纯粹的芬芳，融入人间烟火，读懂我们70后的乡愁与牵挂，藏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度。

于我而言，槐花是儿时的美味，是中年的美景，更是终身的美梦。它目睹着我在亲情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为，它见证着小村庄在乡村振兴的春风里旧貌换新颜，它更感受着时代的日新月异和蓬勃发展。

在这春光明媚、春意盎然的时节，我总想再提篮拎钩，回到故乡的槐树下，亲自够一次槐花。哪怕摘得很少，也无关系要，我只想在槐香中，找回那个无忧无虑、天真无邪的自己，重温那段纯粹美好的旧时光。愿我们都能如这洁白的槐花一般，清清白白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在岁月中坚守本心，在奋进中绽放芬芳，不负时光，不负韶华，不负这烟火人间。

悦。”最后，在我们的坚持下，还是将其从橱窗里撤了下来。

在光影里触摸旧时光。它不只是一家店铺，更是老街的时光容器，把悲欢离合、岁月变迁，都藏在一一张张相片里。每每经过这里，我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，与国光照相馆擦肩而过的时候，那个“小插曲”便会浮现出来。

老北头商业兴旺，不像大商场那般规整气派。沿街店铺一家挨着一家，日用百货、粮油副食、衣帽鞋袜应有尽有，最难得的是，许多年代久远的传统手工物件在这里仍能寻到。竹编的白槐花、藤编的簸箕、木柄的锅铲、老式的针线筐箩、粘板捕鼠笼，还有铁匠铺打的菜刀、剪刀，都是过日子离不开的物件。缝鞋、修伞、配钥匙、缝补衣裳的小摊随处可见，师傅手艺娴熟，价格实在。摸一摸，掂一掂，看一看，满手工的温度和质感，让人心头踏实。

清晨的老北头最是热闹。天刚蒙蒙亮，早点店开门，早点摊支好，油锅滋滋作响，油条、糕糕、麻团、春卷、油馅子、生煎包、煎饺，香气飘出半条街……豆腐脑、绿豆圆、油茶、辣糊汤、红豆粥冒着热气，“干的一块五，稀的一块一碗。”价格便宜，分量实在，上班族、学生娃、遛弯的老人，有的买了匆匆离开，有的围坐桌前，吃得香甜。

清晨的老北头最是热闹。天刚蒙蒙亮，早点店开门，早点摊支好，油锅滋滋作响，油条、糕糕、麻团、春卷、油馅子、生煎包、煎饺，香气飘出半条街……豆腐脑、绿豆圆、油茶、辣糊汤、红豆粥冒着热气，“干的一块五，稀的一块一碗。”价格便宜，分量实在，上班族、学生娃、遛弯的老人，有的买了匆匆离开，有的围坐桌前，吃得香甜。

淮河，奔流不息，老街依旧热闹。这里，没有繁华都市的快节奏，只有日复一日的烟火缭绕。老日的房屋，密集的居民，兴旺的小摊，地道的美味，还有国光照相馆里定格的生活图景。一代又一代人在这里出生、成长、老去，酸甜苦辣都融进街巷，家长里短都随风飘散，唯有淮河的风，老街的情，四季延续，岁岁年年，温暖着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



老街童趣 陆士德 摄